

鍾曉陽便是如此，是一個讓人時常會想念起的作家。

這個作家的輪廓靜默而溫和，內裏卻有着某種能量，豐饒可觀。每隔數年，我會讀一遍《停車》，體驗還鄉的感覺。

是你有一位老人家，過一段時間，就自然想去探望。



據几曾看

作者：葛亮，小說家，學者。  
著有《北鸞》《朱雀》《七聲》  
《戲年》《謎鴉》《浣熊》等。

# 黑水白山，停車莫問

二〇〇八年，鍾曉陽在香港書展上作了一次演講，「停車莫再問」。演講期間，記者問她，「如今的你如果給《停車暫借問》時十八歲的鍾曉陽寫一封信，你會說什麼？」鍾曉陽想想說：「你好啊，還記得我嗎？呵呵，真的不知道要說什麼，相對無言。」

這是我想像中全部的鍾曉陽。其實同在香港，她是我很想見的一位作家。但總感覺，機緣還未來到。「莫再問」，自然是向過去作別的意思。十年前的這次出現，距離她上一部小說《遺恨傳奇》的出版，也有十年了。

鍾曉陽便是如此，是一個讓人時常會想念起的作家。這個作家的輪廓靜默而溫和，內裏卻有着某種能量，豐饒可觀。每隔數年，我會讀一遍《停車》，體驗還鄉的感覺。是你有一位老人家，過一段時間，就自然想去探望。問問他的身體近況，和他促膝說上一會兒話，也和他說說自己的事情。看他老是老了，依然眉頭舒展，神情安泰，便也就放心離去。

## 東北大地寫出江南味道

鍾曉陽母親的故鄉，是無垠廣袤的東北大地。她卻寫出了江南味道。這江南不是濕漉漉的梅雨天，是陽春三月的江南。明亮、明朗、坦白、瀟灑。如果書名其來有自，崔顥的五言絕句《長干曲》。「君家何處住？妾住在橫塘。停船暫借問，或恐是同鄉。」「長干」是地名，在金陵，也是我的原鄉：南京。「橫塘」則在南京西南的麒麟門外，與長干相近。這情景，倒像是一幅陳而不舊的宋畫，背景是滄滄浩瀚的長江水色，數筆寥寥，一個身形利落、眼神乾淨的淡墨少女，一派天真地與臨船的男子搭話。

或恐是同鄉，這是初讀《停車》的感受。王德威說，鍾曉陽是「今之古人」。我金陵人是南之北人。南人北相，心態也是北方的。便不難理解她筆下的白山黑水。高堂在上，亦有九旬外公細數流年，更不難體會她寫「撿拾零星日常牙慧，星星點點拼貼盛世豐年圖」的心境。《停車》看過若干版本。最喜歡的是手頭這本，因為書末新附了一篇《後記》，叫《車痕遺事》，二〇〇八年寫的，分外好看。算起來，是對近三十年的前事回望，談了《停車》成書的林林總總，但筆調卻意想不到的濃郁。這篇後記，以一句「王八犢子」開篇，考證了東北話，也進入了鍾母的生活底裏。「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廣東化，母親的家鄉話走樣走得很難看，北方口音保住了但東北腔和俚語沒保住多少。她現在講的是一種口音混亂的四不像混血話，就連東北同鄉也聽不出她是哪裏人。」家庭流徙，經年衍化。旗人外婆劉氏無族譜家史可據，母親便記得的全是兒時的呆賬之快。「數不盡的家鄉的意象與氣味，銘記在母親的味覺裏成為一生的饑饉飽飽的記憶。」極其喜歡看鍾曉陽這樣集中地寫吃，全是明明恍恍的意趣。高粱肥，大豆香，美酒佳釀滿金觴。只鋪陳，不矯飾，且全是時代印記。她寫外婆病愈，因為饒一碗下水湯，蹣跚珊珊，從天亮走到擦黑，走到老佃戶的家。「阿叻沒想到運氣這樣好，碰上了殺豬的日子，下水湯要殺豬的日子，下水湯要殺豬當天才吃得着，一路上受寒受凍都值得了，長途跋涉就為了喝一口肉湯啊。」

看她寫外公。這外公愛話當年，提起與張學良的兒時交情。怒馬輕裘，翩翩俗世佳公子，廓落名場爾許時。便也想到我的外公。我外公人靜，商賈傳家，母親卻是山東的亞聖後人，所以身上的書卷氣是極重的。但又從小隨天津的姨父母長大。姨父是奉系軍閥，時任天津軍務督辦，出身行伍。耳濡目染，所以



▲以《停車暫借問》為藍本的電影《煙雨紅顏》，圖為主演周迅（左）與張信哲

外公身上又有一種溫和下的果毅。他不太講自己的過往，大約九十歲上下，忽然愛講了，如瀑湧泉。所以我能體會鍾曉陽為何寫到祖輩事跡，情緒會如此噴薄。那真是忽如面對寶山，而惶然束手，然而情感冷卻下來，才知坐擁家珍。如她八〇年代隨母回鄉省親，聽到關東腔的東北土話，待到了家裏的福康街舊址，多年的母親夢中事物，皆有落實。「海市蜃樓終於有個實體讓我逐物相認」。我寫《北鸞》，到天津我祖父幼時所在，心裏記着他的話。督辦衙門，早就給日本人炸毀。他跟長輩在租界區裏做寓公，而今商戶林立，叫做意大利風情區。讀過的耀華中學還在，仍是市內的重點，還可見繫着紅領巾的鮮活面龐。

## 砥實文字記述隨風往事

大約因為這篇後記極為砥實，煙火氣濃重。再看之前熟悉不過的正文，便覺如鏡花水月。到底是年輕的，年輕得純淨、透明。連寫人生的頹唐與不堪，都是不忍。寧靜和千重，家國濃墨重彩的背景，兩個淡淡的小人兒。駐足而視，連手都沒有好好地牽穩，便各奔東西了，不知所終。而和爽然，寧靜稱他是一個「野人」。印象深刻的一場爭吵，卻是《紅樓夢》裏「非彼無我，非我無所取」的嘈嘈切切。

我們的歲月在奔馳、變遷／它改變了一切，也改變了我們……她正唸下去，爽然霍地拿起那本《紅樓夢》，亂揭一篇搶着和她唸：「無我原非你，從他不解伊。肆行無礙憑來去。茫茫着甚悲愁喜？紛紛說甚親疏密。從前碌碌卻因何……」她停了，她覷覷他，很是驚異，他竟是生她的氣，這個野人，在生她氣，唸得剝豬肉似的，她屏息和他鬥幾句，全讓他剝得碎碎的。她低低叱道：什麼屁大的事兒。

他梗着脖子不滋聲。她故意說。「你唸下去呀，最後兩句怎麼不唸？」你敢，她想。

卻聽得他粗聲唸道：到如今，回頭試想真無趣。

這無趣，還是小兒女賭氣的無趣，非真將世事看通透了。看鍾曉陽三十年後，再寫《紅樓夢》，寫她外公。

開始燒東西。燒書，燒照片，燒日記，燒銅版《紅樓夢》。愛撫過多少次的線裝藍面，一行行側眉批讀得爛熟，他自己畫的仔仔細細的人物關係圖沒告訴任何人他就自個兒躲起來，一張張撕下扔到火盆裏燒、燒、燒。嘿嘿紅了，嘿嘿紅了。火舌紅紅裏他看着書燒成了灰。母親問他要書看，他說，沒了，沒了，燒了。沒說第二句話。

這是人生的真相。當年朱西甯稱鍾曉陽有「仙緣」，現實雖不過在香港一地，可全困她不住。現在的鍾曉陽，文字自然是更圓熟，做讀者的，真不忍她「墮入煙塵」。鍾曉陽自己也不忍。古典是她的壁壘，亦是她應對現代的鎧甲。看她寫香港都市間營營役役的俗世男女，仍是一派古意。

我的妻子原姓霍，名劍玉，廣東中山縣人氏，生於一九五七年一月四日，家中兄弟姊妹十人，排行第七。幼清貧，年十二即工編織，十五隨父學製餅，中學教育程度，性沉靜，端莊質樸，恬退溫和，峨嵋婉轉，女心綿綿，一種柔情，思之令人惘然。

《愛妻》裏的開門見山，看到的是向唐傳奇《霍小玉》的致敬。這是她對筆下的人物的保護與愛惜。總覺這份愛惜，造就了鍾曉陽對事對人的不決絕。當年鍾曉陽前往台灣領取聯合報小說獎，結交了台灣朱家姐妹，投入以台灣為土壤的《三三集刊》，定日後文字深埋「張腔」的幼芽，有人因其筆下之風，將之與張前輩相提並論。但其實，張愛玲下手之穩而準，便是以人物庸俗化為代價。但鍾曉陽寫人寫到世俗，便已不忍。為了抑束這份決絕，往往將之寫至虛無。《停車》「卻遺枕函淚」一章，寧靜與爽然他鄉重遇，一五一十地過起了日子。倫理上，自是不為世俗見容，但是卻沒有人會戴一頂婚外情的帽子。因為他們要的東西格外的小，又格外真切。過日子就是過日子。做做飯，說說話，鬥鬥嘴。好不容易有了衝突，爽然後悔，啞聲遲疑說，「小靜，我老了，脾氣不好。」寧靜就已經泣不成聲。到了寧靜真的破釜沉舟，決定離婚。爽然倒已經逃走。小說最後的場景，定格於日常。一個老婦人晾衣服，吃麵包。寧靜看得入神，淚隨着風乾掉了。

如今再讀，遙遙的都是過去事。此情此境，如同作家《後記》中隔了三十年，寫其唯一一次回到母鄉。玉兔蝕，金烏墜，灑淚別鄉關，黑水白山無故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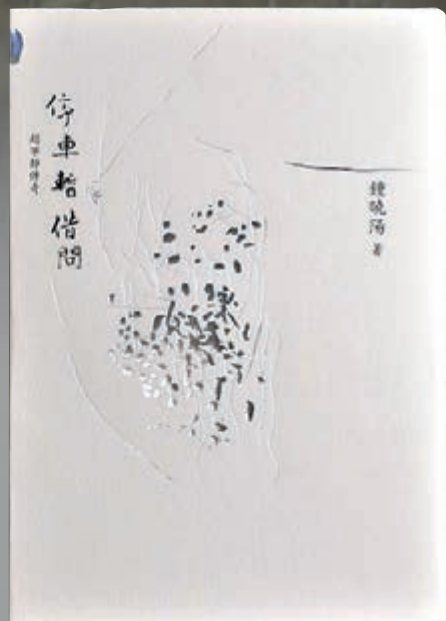
我指着門柱問母親：是你家從前那門嗎？她說，是，就是那門。

我又指着槐樹：是你家從前那樹嗎？她說，是，就是那棵。

（文中小題為編者加）



▲鍾曉陽筆下的白山黑水展現出江南般的爽利



▲▲《停車暫借問》，鍾曉陽著，新經典文化，二〇一九年六月

▶《遺恨》，鍾曉陽著，新經典文化，二〇一八年六月



掃描 QR Code  
上大公網瀏覽更多讀書資訊

